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汪元亮

禮記纂言卷八

元 吴澄 撰

文王世子

方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法於後世故以名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内豎言復初然後

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豎上主切食上時掌切齊側皆切養羊尚切

鄭氏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也朝夕朝朝暮夕也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内之通命者節謂居處故事復初㬈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冠玄端也饌必敬視爲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嘗饌善謂多於前復初復常所服也孔氏曰食

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方氏曰色憂不滿容者蓋喜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瘠色容不盛是也齊玄而養必致齊而身服玄也

右記世子之禮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

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朝音潮衣去聲又如字莫音暮後皆同

鄭氏曰三旨曰朝以其禮同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兢兢也又復也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也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也孔氏曰子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朝禮同是聖人之法方氏曰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與御妾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視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

冬時之類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羞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蠶之原同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他活切飯扶晩切下皆同

鄭氏曰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長樂劉氏曰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己程其親之食力也方氏曰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子之於親日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
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
三而終女音汝後同

方氏曰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鄭氏曰間猶瘳也
問何夢問後容臥也帝天也撫猶有也年天氣也齒
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孔氏曰文王繼王
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廬陵胡氏曰武王
意以齡為善故當撫有九國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而云九國未賓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而此稱君

王皆不足信人之考折天定其數而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身謂五十也中身以後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澄曰此蓋周末之時有一等雜書之言以爲武王嘗侍文王之疾至旬有二日乃瘳而文王因問武王有何夢也其說皆謬妄不足深辯作記者又不能精擇而以附綴文武爲世子之事

○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題上事也澄曰按古書之體多如此皆撮其事之綱以題於所紀事之後此句舊本誤在下章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之下今移寘此章末

右記文武爲世子之禮凡二節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涖音吏相去聲長知兩切後皆同

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繼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涖阼涖言臨之踐言履之成王主也故曰涖周公相之故曰踐此輕重之别也鄭氏曰成王幼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代履阼階攝治天下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孔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則笞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鄭讀爲于迂或如字

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鄭氏曰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孔氏曰仲尼聞古之言爲人臣者有益於君而處危亡縱或殺身猶尚爲之況周公善其君而居尊顯乃廣大其身乎是於身優饒也長樂陳氏曰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爲人臣者於其難者猶尚爲之況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爲之也方氏曰優言爲之有餘也于與于則于同廬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澄按如方胡說則于讀如字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此言為世子之時當教之以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幼之義盖知為人子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為人之父知為人臣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為人之君知為人幼而事人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為人之長而能使人也成王年幼不能涖阼階以行天子之事必須教之以為世子之法然欲以成王為世子而教之則今既不為世子而為天子矣無為猶言不為也是故舉世子所當學之法加之於伯禽之身使之與成王同居處成

王每日親見伯禽所學爲世子之法則自能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即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文言義道謂所由之路義謂所宜之理其實一也今按此篇所記周公之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叛其時周公即出居東而平殷亂伯禽亦出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則相成王東伐安得有伯禽同居學世子法之事或疑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共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而記者誤傳以爲武王崩後之事也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題上事澄曰舊本錯簡在下文世子之謂也下

右記成王學世子之禮凡二節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鄭氏曰中心中也懌說懌孔氏曰樂以和諧性情禮以敬正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在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於中宣發形見於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懌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恭敬而溫文馬氏曰樂修外禮修內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交錯於中則不止於修外樂發形於外則不止於修內此禮樂之合也方氏曰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此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音泰少去聲行下孟切

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養者從容啓迪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互相發也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

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朱子曰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示之爲行其禮少傅審喻之爲說其義在前在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慎其身者謹安護之孔氏曰外有傅相内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保則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於也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有教之之道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虚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材也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孔氏曰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辭之也澄曰周之時大師大傅大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保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鄭氏曰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長樂陳氏曰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山陰陸氏曰官不必備言難其人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有德之稱上既引古記之言此又引有德者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其一衍謂師傅保得人則所教之人其德完成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爲有功而教者之道尊隆教者之道尊則所教之人能求賢審官而百官無不正百官無不正則君明臣良政事修舉而其國無不治如此則可以爲人君矣故曰君之謂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凡天下之爲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爲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唯君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既爲之父又爲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况兼親尊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略也鄭氏曰處君父之位而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學之音效

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衆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否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答之也父在則常須謙退

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言兄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也鄭氏曰學教也長樂陳氏曰知爲父子則孝知爲君臣則忠知爲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方氏曰齒讓者序齒而相讓也父在斯爲子以其天合故直言爲君在斯謂之臣以其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澄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

謂也

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下文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爲司徒之屬師氏誤矣鄭氏曰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孔氏曰樂正主大子詩書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

○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澄曰舊本錯簡在一獻無介語可也下

右記三王教世子之禮凡三節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學世子學士並音斆下並同

前章言教世子之法備矣此章兼言教士故於章首發凡幷言二事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宜孔氏曰時謂四時

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大胥如字大師音泰大樂正同

鄭氏曰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

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板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孔氏曰萬舞用干戚象武若其大舞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帗舞干舞是也籥舞不用兵器故象文此籥師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大樂正即大司樂小樂正即樂

師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於東序是大學也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弦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即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澄曰按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云胥鼓南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爾天台陳氏曰詩以南與雅合言南屬文明之方所謂治安之風也若以南為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

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氏曰此一凡包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别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故知是鄉射鄉飲大射燕射等旅酬之時合語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說如字論平聲又去聲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孔氏曰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以干戚謂祭也祭則舞干戚語說謂合語也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

於老者而乞言也前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言祭故畧其養老在語說之下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也小樂正教威儀詔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爲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爲之論說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澄按鄭注以大司成爲師氏考之周官師氏雖爲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教國子弟而凡貴遊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此章所記皆是國學之教大樂正即周官大司樂也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其下樂師亦掌國學之政大

胥小胥亦然所謂大司成疑王氏之說爲得葢三者之禮皆由大樂正授以篇章之數小樂正依所授之數而教詔之教詔者其事也大樂正又爲之論說其理上章教世子則在學之時大樂正小樂正之教皆業也惟不在學時師傅保之薫陶涵養爲能成其德故曰父師司成此教國子俊選則大師與執禮者與典書者與小樂正等所詔亦業而已惟大司樂論說義理使之通曉開悟爲能成成其德故以大司樂爲司成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葢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於樂之成謂教之之至使其德周完全備無虧欠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負牆却就後席相辟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却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孔氏曰取其賢者斂其才者以爵之德謂有德進謂爵之事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舉謂用之言謂能言語應對堪爲使命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也澄曰語謂合語郊謂郊學按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鄉學之

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爲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按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何爲出就郊學疑是六遂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於旅酬之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斂之取賢謂以德進也斂才謂以事舉以言揚也曰進曰舉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退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去聲

孔氏曰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皆且令謹習以待後語若春待秋時也三事若有一善乃進於衆

雖得進於衆猶不得同爲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澄曰曲謂一偏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誓戒勵之使勉於學三即上丈德與事言也士在郊學者有德行政事言語則進而舉揚之若但有一曲之藝而無是三者則勉之使學以待在後乂語而考察之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乂自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成均及取爵於上尊未詳鄭氏以成均爲天子之大學孔疏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爲選士者於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選士升於大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大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

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蒙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興虛覲切　儐必刃切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興當作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將用也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孔氏曰四時釋奠不及先聖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始立學者必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為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大胥云春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非釋菜之時則合舞也釋菜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

於禮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此云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為釋菜奠幣彼是告祭之禮故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釁器用幣是也廬陵胡氏曰儐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朱子曰語即工文合語之語

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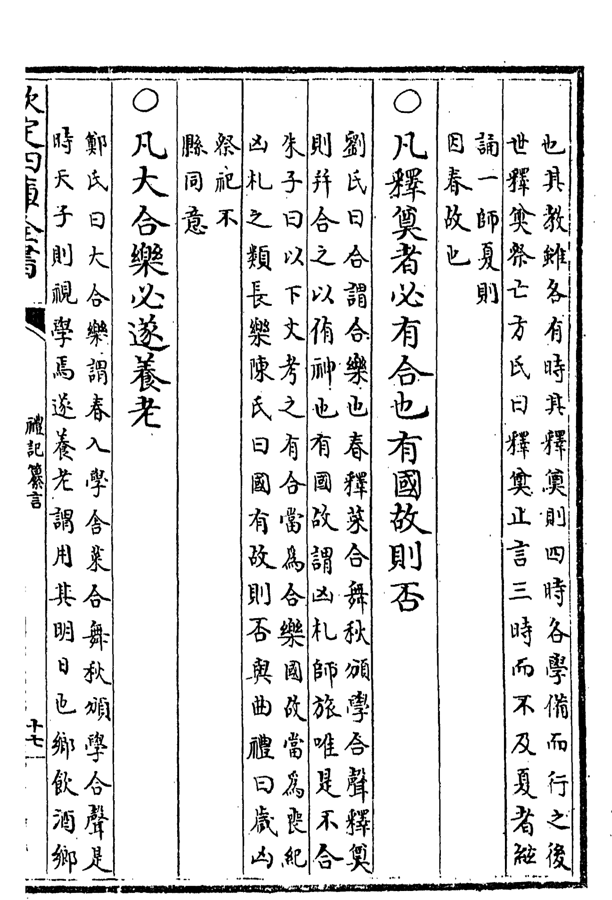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先聖周公若孔子孔氏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

師則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如立學用幣則四時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亦此意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曰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官即所教之官也教書之官四時於虞庠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四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



也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學備而行之後
世釋奠祭亡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絃
誦一師夏則
因春故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
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札師旅唯是不合
朱子曰以下丈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
凶札之類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曰歲凶
祭祀不
縣同意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
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

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知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此所謂慮之以大也養老所以教孝弟徵召衆學士皆至欲使人人知孝弟之行也孔氏曰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也凡物初爲大末爲小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昕明擊鼓警動衆人令起鄭氏曰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

此所謂發之以敬也孔氏曰衆至謂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旣至乃命有司行釋奠之事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鄭氏曰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爾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江衡切

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鄭氏曰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於先老親奠之者巳有所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言之則席位之處三老如賔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賔也孔氏曰天子既視學畢適之東序養老處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養羊尚切下孝養同

此所謂修之以孝養也鄭氏曰適饌省醴親視具所有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孔氏曰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幷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此所謂紀之以義也鄭氏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也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

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清廟之詩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會合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按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士以舞象之事明周之有神有德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澄曰絃以歌清廟之詩堂上之樂也既歌以下釋堂上用樂之意蓋清廟之詩是美文王有聖德能盡人倫之道歌詩既畢行旅酬禮乞言於老而老者有語其語皆是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清廟詩所美文王德音之極致相協合語及於此乃禮之最大者管以節大武之舞堂下之樂也合大衆

以下釋堂下用樂之意蓋大武之舞是象武王有武德能受天命之事大合衆士以此事使咸知周家有天神之眷佑武王有盛德以代商也達謂通達使人知之興謂興起使人見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明上下之義又總釋堂上堂下之樂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闋終也所告者謂無算樂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王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騐於邑是也孔氏曰諸侯為畿外羣吏謂畿内王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養老如王家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騐謂希騐仰慕行之長

樂陳氏曰言養老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兑音悦

記事謂叙記故事遵從古人所行而行養老之禮也慮謂圖謀之始養老以教孝弟於其始而徵召衆士無一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少也故曰慮之以大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師先聖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

伍養老之時行此二者之禮最在先故曰行之以禮修謂整飭無欠缺具滋味以致其愛躬省視以致其敬發咏於其入以悅其耳獻醴於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孝敬曰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作使人知君父之貴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樂在下由是而衆著于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老幼於其國邑以廣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古人舉此養老之一事而六者之美德悉備慮之以大者知所先知所重智也敎出於禮孝養出於仁此五常之德也不言信者實有此六德即信也孔氏曰一舉養老之事以示天下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老之事既慎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鄭氏曰喻猶曉也允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

說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澄按說命所云學習之學此記所引借爲學宮之學蓋此章所記自教世子及學士以至養老皆學中之禮也

右記學禮凡九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此總下文七者之目也鄭氏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正者政也長樂劉氏曰五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孔氏曰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

官誤矣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長樂陳氏曰庶子正公族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傍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澄曰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也善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或云子讀爲慈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朝音潮

此目之第一條也鄭氏曰內朝路寢庭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外朝路寢門外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孔氏曰公族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人不得踰越父兄謂以昭穆長幼爲齒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

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並計官也此內朝庶子治之其外朝則司士為之也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按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方氏曰庶子言治之司士言為之治上道也為下道也山陰陸氏曰治之者以義為之者以禮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目之第二條也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嫡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氏曰公族若在宗廟之中則其五位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五行傳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故奉豕又按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寇擬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也其登餕獻受爵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按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爵衆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

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爾特牲又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又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將牲禮之所言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記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向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目之第三條也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明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按喪服君為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為疏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日之第四條也鄭氏曰異姓爲賔爲同宗無相賔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賔以行禮異姓爲賔賔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賔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賔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宰夫爲膳主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目之第五條也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爲禰既在國外敬依親親之辭若出軍庶子不從公行則掌留守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大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諸父諸子諸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諸子也澄曰貴宮貴室下宮下室舊說不通按春秋傳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宮蓋謂羣公之廟下宮謂羣公之下者昭穆四親廟稱貴宮親廟之外別立廟如魯

仲子之宫之類則稱下宫也宫統言室則以宫之中一室言也貴宫之室曰貴宫貴室下宫之室則曰下宫下室此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而不復言貴宫下宫可見宫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宫貴室總爲路寢下宫爲親廟下室爲燕寢二貴則宫室混爲一二下則宫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宫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宫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己所居而卑祖禰也義殊未安方氏以貴宫貴室爲昭廟下宫下室爲穆廟昭穆等爾何乃尊昭而稱爲貴卑穆而稱爲下乎山陰陸氏以貴宫貴室若魯公廟下宫下室若羣公廟似矣然魯公廟寔僭倣周之文世室武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貶之而以下爲稱乎廬陵胡氏以貴宫下宫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廟高祖以下亦未爲是葢君出之時庶子官但以族人守宫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之也公宫是總言大廟貴宫下宫五廟共爲都宫故總謂之公

宮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冠取相爲之爲並去聲賵芳鳳切賻音附承鄭讀爲贈含胡暗切

此目之第六條也鄭氏曰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孔氏曰祖廟未毀謂同高祖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容顯考爲始封子高祖爲四世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從六世以至百世但

有弔禮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皆贈喪之物總謂之贈贈送也正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使賵賻隨其親疏也澄曰按士喪禮含賻賵贈四者各有其禮贈謂贈以幣帛在將葬之時孔疏謂賵賻含襚總稱曰贈贈非也長樂陳氏承讀如字不改為贈而曰賓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為渠眉疏璧者皆承也亦未見其勝於舊說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

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無宮刑句大迴切纖讀爲殲又之林切又子廉切告讀爲鞠讞魚列切辟婢亦切爲之云僞切

此目之第七條也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致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教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者亦告於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必於甸人者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鄭氏曰縣縊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

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麻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者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澄曰鞫窮治也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素服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此素服衣裳皆素凶事用布今用素爲吉吉時皮弁服白布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衣裳皆素爲凶非如喪服五服之限

云素服不言素冠故知亦皮弁公族雖犯宮刑不行宮刑但髡去其髮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宜寛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程子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朱子曰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長樂劉氏曰作記者旣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于前自此至不翦其類也又以其意解釋厥義于後孔氏曰內親欲使親在其內也故於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爲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若族

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爲次蓋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爲異方氏曰體謂與之爲一體與後體百姓之體同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一條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爲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授事以官故謂之尊賢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解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

略義皆放此澄曰德謂有德賢謂優於其事此覆釋目之第二條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予之名不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為親也孔氏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三條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色戒切

鄭氏曰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孔氏曰公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則民有親屬者不相遺棄是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是殺也方氏曰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

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澄曰此覆釋目之第四條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鄭氏曰工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行主君父之象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示不自專使庶子官主守而尊之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大廟是尊宗廟之室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五條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孔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親睦和友之道也澄曰此覆釋目之第六條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鄉許亮切

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方者道之方也

鄭氏曰鄉方言知所鄉孔氏曰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澄曰七者之目方釋其六而先以此總結之然後別釋第七條之目于后者以刑殺其親非美事故雜而言之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爲服爲忝祖並云僞切遠之去聲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

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絶之理故也方氏曰有司以正法行故無貴賤親踈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姦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于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七條

右記族禮凡一節

禮記纂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纂言卷九

元 吳澄 撰

明堂位

按大戴記明堂篇云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又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按諸家論明堂紛紜不一更無定說雖大戴所記一篇之內自為異同而惟此兩節近是故特取之大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大廟之明堂負扆而立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為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朝音潮下同依於豈切鄉去聲

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王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舊注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鄭氏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陳氏曰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侯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代之而受朝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成於漢儒誤矣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此中國五等諸侯朝位在門內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立於中階之前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侯尊伯卑故侯立阼階之東西面伯立西階之西東面俱北上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諸男又次於子故位於門西北面俱東上者其上禮與三公同也陸氏佃曰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書謂之明堂位正言其位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所謂天子一位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所謂公一位也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

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所謂侯一位伯一位也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所謂子男同一位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皆北面東上則其爲位不異矣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

告至塞先代切又先則切

此四夷遠國朝位在門外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孔氏曰接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或己君初即位皆來朝也陸氏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𢿙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鄭氏曰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二伯帥諸侯而入九牧居外而糾察之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朝新安王氏曰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

衛服外乃有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士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夷蠻戎狄之國在宫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然明者取南鄉光明之義曰明諸侯尊卑者非也按以上所言門内門外朝位於他書俱無證據殆難盡信蓋此篇意在夸大魯國得用天子禮樂遂推原其由而夸大周公所言多

非其實

右記明堂諸侯朝位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相去聲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孔氏曰周本紀鬼侯作九侯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葢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陸氏曰孟子言伊尹説湯以伐夏救民而書序謂伊尹相湯伐桀以伊尹主伐事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而此記謂周公相武王以伐紂以周公主伐事也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量去聲

孔氏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陸氏曰成王諒闇百官總己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也鄭氏曰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也方氏曰所頒有規矩權衡凖繩不止於度量止以二者為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於壁羡而禮寓之矣龠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於黄鍾而樂寓之矣度量者主乎禮樂而言也澄曰踐天子之位者但謂攝天子之事爾非謂真居天子之位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

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爲七年也葢成王初喪周公時爲冢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周公既歸仍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於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營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烝祭八年之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爲周公致政於成王之年也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乘繩證切

考之史記封周公於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

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
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
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蓋除王所食之外有
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鄙并附庸二十六國為方
四百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夸大之辭非其實
也況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
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
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妄矣方百
里則有輕重

車凡千乘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此周公既薨成王思報周公之勲勞而有此命也意
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歎之曰周公其

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作此記者方且夸大之以爲美談甚矣其昧於禮義矣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韣音獨

鄭氏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孔氏曰祭天尚質大路一就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縿之幅此弓衣謂之韣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亦降殺之微意也新安王氏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

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大廟音泰後同犧如字舊素何切罍音雷瓚才旦切簨祖管切又酸上聲梲音叙巌居衛切任而林切

鄭氏曰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宫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象畫鳯皇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簨簴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梲始有四足也巌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𩢶師掌教𩢶樂廣大也孔氏曰牲用白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己代之牲

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於禘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黄目者鬱謂鬱鬯酒黄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葅醢之屬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篹形似筥亦薦時所用篹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加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内宰所謂瑶爵也瑶是玉名璧是玉之形制爵

是總號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夫
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
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
兩代俎也虞俎名梡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
二寸高一尺夏俎名嶡亦如梡直有脚曰梡虞氏尚
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横木曰嶡夏氏漸文故也
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堂下也
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
也朱干玉戚者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
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
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皮
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
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
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
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
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周公德

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旣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納夷蠻之樂皆於大廟奏之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音衮褘音輝

孔氏曰前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副王后首飾以其覆被頭首褘衣后服之上者迎牲于門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朝踐及饋孰廾醑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

人謂薦豆籩及祭事之屬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鄭氏曰副禕王后之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澄曰服大刑謂以大刑加於其身也大服者天下之人見周公饗此盛祭皆以爲當然無不心服也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以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爲不可

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夸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礿音藥省讀爲獮蜡鋤稼切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廵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祭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孔氏曰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廵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或曰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先儒謂王春東廵則魯闕春祭當朝之年用春則亦闕祭非也祭不可闕陳氏曰春言社則秋獮亦祀方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方氏曰礿嘗烝春社秋省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禮有所隆爾馬氏曰天子大蜡八而魯以周公之功故得用之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郊者祭天於南郊以祈穀而以后稷配也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禘者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也君卷冕以下爲

夏礿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卷冕后之副褘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於大廟也蓋礿祠烝嘗祭名雖與諸侯同而用天子祭禮則與諸侯異與夫春蒐之祭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八蜡魯皆得以如天子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孔氏曰周公大廟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清江劉氏曰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天子有皋應路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皋應路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陳氏曰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以金則取乎義而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以木則取乎仁而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于市此皆天子之政也方氏曰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棁專悅切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切刮君八切達鄉去聲康音抗屏並經切

鄭氏曰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爲夾户窻也每室八窻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孔氏曰此論魯大廟之飾欂盧今之斗栱也侏儒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楹柱也刮者以密石摩柱鄉謂窻牖達者牖户通達坫築土爲之兩君相見飲酒旣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尊在兩楹閒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云桴思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陸氏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

石焉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出尊使尊見焉康圭使圭安焉康讀如字方氏曰凡器仰之為正覆之為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坫凡物在内為入在外為出坫在尊外故曰出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凡物措之則康坫以措圭故曰康輔氏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鉤古侯切　乘去聲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孔氏曰

此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輅各隨時代所稱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路爾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新安王氏曰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有鉤車殷人重木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玉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綏注讀為緌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孔氏曰此論魯有四代旌旗虞氏之綏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縿夏后氏之旂漸文既

注旌竿首又有旒緌大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舜惟見旂常爾至夏則復緌之以羽旌緌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也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為旂也大帛即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旜也唯麾不在九旂之數故特以綏名之

夏后氏駱馬黒鬛殷人白馬黒首周人黄馬蕃鬛駱音洛蕃音煩鬛力輒切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尚黒故用黒鬛駱白黒相間也殷尚白頭黒而鬛白從所尚也二代俱以鬛為所尚蕃赤也周尚赤用黄近赤也方氏曰馬以毛物為主而鬛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鬛言之

陸氏曰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卽視乘驪白馬黑首卽視乘翰黃馬蕃鬣卽視乘騵然駱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爲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爲白黃馬蕃鬣周人猶以爲赤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騂息營切

孔氏曰魯用三代牲騂赤色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方氏曰剛公羊氏作犅盎牛也牡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牡可知故湯用元牡釋者以爲未變夏禮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著直略切

孔氏曰此明魯用四代尊有虞氏尚陶故泰用瓦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無足其餘泰罍犧象並有足也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著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斝音嫁又上聲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幷標名於其上琖以玉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斝稼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方氏曰爵爲爵之形以承之自周始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名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陸氏曰琖以齊言斝以卺言爵以酒言知然者盎齊亦或謂之琖酒

卣尊一

名斝彝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

方氏曰灌尊所以實祼鬯之尊也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灌尊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爲雞形而畫雞於彝斝畫爲禾稼黄目以黄金爲目鄭氏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市灼切

方氏曰勺用以酌酒者孔氏曰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陸氏曰龍勺爲龍頭蒲勺爲鳧頭疏勺爲雉頭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蕢音塊桴音浮葦云鬼切籥音藥拊音甫搏音博揩音戛

孔氏曰此明魯用古代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謂截葦為籥鄭氏曰蕢當為凷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四代虞夏商周也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鞸革之聲故也以凷為桴未有斵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拊搏揩擊與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同義玉磬琴瑟皆堂上之樂琴言中不言小瑟言小不言中互相備也陸氏曰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揩取聲淺擊取聲深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毁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氏曰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毁其廟象周之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毁象周之武世室按成公六年立武宫公羊左氏並譏其不宜立此記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武公之廟立而不毁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輔氏曰觀此篇所載成王之賜伯禽未必如是之備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爲魯大祖而開國實係魯公然其廟不毁不可援文王爲比若武公乃伯禽玄孫毁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立已毁之廟者有二煬公之廟毁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毁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宫立煬

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頖音判

孔氏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有虞庠爲廩以藏粢盛鄭氏曰庠序亦學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方氏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頖宮者半辟廱之制孟子言殷爲序周爲庠而此以夏后爲序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璜音黄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方氏曰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陸氏曰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其以為夸一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縣音玄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鼓方氏曰楹以

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謂之鼓足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虡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媧古娃切）

鄭氏曰垂堯之共工也叔未聞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孔氏曰垂所作調和之鍾叔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解和也縣解離也陸氏曰和鍾編鍾也離磬特磬也陳氏曰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笙簧始於女媧氏簧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竽簧三十六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音筍虡其矩切翣所甲切）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筍飾以鱗此并云虡者蓋夏時簨與虡皆飾以鱗至周乃别故云龍簨虡殷

則於簨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鍾磬也翣扇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壁於扇之上鄭氏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嬴屬羽屬簨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崇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又音堆璉力展切瑚音胡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方氏曰曰敦曰璉曰瑚曰簋所命之名不同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陸氏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澄拔簋

是盛黍稷之器
其盛稻粱名簠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俱甫切

鄭氏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横距之象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孔氏曰梡有四足虞氏未有餘飾嶡足間有横周謂此俎之横者為距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别為跗足間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方氏曰梡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嶡者於足間加横木焉植為立横為嶡也椇者既有横木又為曲橈之形陳氏曰殷之横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横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苦瞎切獻素何切又如字

鄭氏曰楬無異物之飾獻疏刻之孔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方氏曰楬豆未有它飾以木爲柄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醓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爾以祭祀之豆爲疏刻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皆漸增其飾也陳氏曰楬者木之屬也以木爲之則無飾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音弗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

大夫山士韍韋而已孔氏曰此論魯有四代韍制虞氏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士韍韐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與肝爲主而已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有陰陽之異以陽爲主爾首者氣之陽

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爲赤也殷尚白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爲青也周尚赤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爲白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非尚也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按儀禮設尊工左酒是周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言尚非也方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僅足以爲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盖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孔氏曰此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擬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之官本數言之方氏曰周官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大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爲言豈其然乎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答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𥂁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牲其酒言三代鼓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簧與四代之

樂矣其鼓其簨

虡舉三代可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綏音緌綢土刀切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緌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氏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殷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尚文更取它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爲翣翣上戴璧陳之以鄣柩車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簨虡此是喪葬之飾方氏曰公西赤爲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翣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正謂是矣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與簨虡同者爲欲使多之有慝爾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國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據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

傳世也賓服也此叅盛周公之德爾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狐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王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澄按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禮樂之爲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爲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爲之掩護以爲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

右記魯用天子禮樂

禮記纂言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禮記纂言卷十一

元　吳澄　撰

喪大記

鄭氏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方氏曰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喪大記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

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婦悉報切

縣音玄去起呂切首手又切褻息列切屬音燭纊音曠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内皆埽爲賔客將來問病也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静也凡樂器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牖下或爲墉下廢牀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爲賔客將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爲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爲其相褻慝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内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

聲音固已久閑於耳矣徹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牖下所以反魄於陰使之各歸其真宅方氏曰北牖與郊特牲北墉同欲君南面而視之致也孔氏曰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君謂諸侯東首東方生長向生氣也養疾者齊玄至病困改服易羔裘玄冠服朝服也馬氏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適當歷切

鄭氏曰死者必當正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寢室通稱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孔氏曰諸侯有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世婦是諸侯之次婦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命婦尊與世婦敵故互言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卿之妻未爲夫人所命則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鄭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爲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爲適妻之稱

適降一等也內子卽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

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孔氏曰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簨虡之類爲階梯也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

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與衮同

屈音闕頳勑貞切襢知彦切稅他亂切號戶高切捲幾勉切

鄭氏曰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頳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臯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臣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以衮冕而下夫人以屈狄

謂子男之夫人男子皋上公婦人皋子男之妻男子皋上以見下婦人皋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世婦大夫妻其上服唯禮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東西兩頭爲屋簷霤下故言霤大夫以下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自北升也中屋履危者當屋東西之中履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

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而下也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于士自夫人至于士妻各以其祭服之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益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然而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孝子之情苟可以死生而肉骨者無不為已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乘繩證切轂工木切

鄭氏曰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衣尸於既切斂力驗切袡而廉切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孔氏曰絳褖衣下曰袡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於文爲駢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卽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卽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方氏曰税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税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復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税衣禮衣有袡税衣

亦有衲復升而衶下垂故不以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孔氏曰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孔氏曰氣絶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右記初復凡二節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婦人雀踊而　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牀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氏曰此明人君初喪哭位按既夕禮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舍商祝入當牖北面故知正尸牀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士喪禮主人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喪禮言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也有司庶士哭在堂下北面按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障之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

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宗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此明大夫初

喪哭位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立哭此是爲喪來哭者若有予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皇氏云凡哭君與大夫爵位尊者坐卑者立故君喪子及夫人坐卿大夫皆立也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非命夫命婦者皆立也此尊卑非對死者爲尊卑若今所行之禮與古異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鄭氏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孔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

異也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爲寄云僞切下爲母爲其皆同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寄公失位之君也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皆至庭大夫於君命至門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然士之喪大夫來弔不當小斂

之時主人無事則出迎大夫若來弔當小斂之時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不出迎也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跣悉典切扱初洽切衽而審切拊音撫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來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國賓在門東者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尸在堂工故鄉之也寄公小斂後稍依吉禮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士之喪大夫身親來弔士不出迎大夫於門外其大夫若與士俱來則立于西階下之南東面主人降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西階下位在大夫之北與大夫俱東面哭若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大夫北面必北面者凡特弔皆北面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前明男子迎賓此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此時在堂上北面也小斂之後遷尸於堂故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憮荒胡切去死起呂切楔桑結切綴貞劣切又貞衛切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孔氏曰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于牀離初死處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大斂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斂衾覆之楔齒拄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

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說吐活切繘均必切抗苦浪切枓音斗又音主挋音震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氏曰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是細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它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之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爲竈之坎内御婦人也内外宜别故母喪用内御舉衾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爾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焉枓以木爲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

士沐粱甸人爲坄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切坄音役重平聲鬲音歷煑諸許切厞扶味切爨七亂切濡奴亂切濯直孝切坎口感切

鄭氏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氏曰粱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主郊野之官坄土墼竈將沐甸人爲土坄墼竈于西牆下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謂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以沐

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𥨍以葦席也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淅汁往西牆於從竈鬲中煑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煑沐汁爨然也煑汁孰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爲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揗晞也清也事事如平生小臣剪手爪治須象平生也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濯汁棄坎中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沐與浴俱有枓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故云文相變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七報切併步頂切襢之善切第側里切含胡暗切

鄭氏曰造猶内也禮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孔氏曰造冰者造内其冰於盤中夷盤亦内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簀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注云既襲謂大夫既小斂謂士皆其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三日而設冰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

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莫報切黼音甫殺色戒切裁才再切

鄭氏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制如直囊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用黼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為斧文也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言夷衾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

右記浴沐含襲凡五節

小歛於户内大歛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徒點切葦云鬼切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小歛大歛所用之席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按士喪禮記設牀當牖下莞上簟謂小歛也大歛云布席如初始死至户内下莞上簟經云布席大歛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

○小歛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

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絞戶交切稱尺證切紟其鴆切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孔氏曰以布為絞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横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横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不辟補麥切又音壁紞當覽切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盖亦天子之士孔氏曰布絞縮者三謂取布一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謂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橫於縮下布紟者禪被也皇氏云紟置絞束之下擬用舉尸今按記文紟在絞後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

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按雜記篇注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之與紟二者布精麤皆如朝服十五升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不辟辟擘也辟讀爲擘假借字也小斂之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也小斂絞用全幅者以衣少欲得堅束力強也大斂一幅分爲三片者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紞綴衿之領側若被識者領謂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也澄曰絞一幅爲三不辟者辟讀如闢

開也葢小斂之絞縮一横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爲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横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爲數也横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爲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爲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剪破爾其横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擘裂之也若小斂横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束也但其剪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剪開也衿五幅者葢用布五幅聨合爲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紟横鋪斂時先緊捲布衿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横絞之五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襚音遂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斂孔氏曰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襚者君斂悉用己衣不陳用它衣襚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盡用己正服乃用賓客襚者也祭服言衣之美者若親屬有衣相送大功以上襚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如皇氏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襚大夫士雖有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襚其義俱通故兩存焉廬陵胡氏曰此謂小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若大斂則君襚澄曰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爲句雖奇而鑿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君無襚者謂君之

小斂但有己衣無襚衣雖有襚衣不用也大夫士則先盡用自己之正服乃繼用它人之襚服親屬謂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之襚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者用之以繼主人之正服而斂以下親戚之襚則須將命喪主但受之雖用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複音福褶音牒

鄭氏曰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孔氏曰筭數也所有祭服大斂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故士喪禮云襚以褶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步毛切禪音單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孔氏曰袍有衣以表之不使襌露也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士襲用褻衣小斂有袍大斂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大小斂無可知陸氏德明曰衣單複具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篋古協切

鄭氏曰取猶受也澄曰篋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詘卬勿切 紵直呂切

鄭氏曰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

服孔氏曰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列采謂五方正色非雜色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

不入不入

陳之也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紐女九切

孔氏曰此明斂衣之法前已言小斂不倒大斂亦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為下諸事出也皆者大斂小斂同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鄭氏曰衽向左反生時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胥舊讀為祝今如字

鄭氏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孔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斂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喪祝卑故親斂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商祝祝習商禮者澄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按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莅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士等而衰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

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檢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

斂者既斂必哭

孔氏曰斂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慼故斂竟皆哭

士與其執事則斂

鄭氏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孔氏曰釋前士是斂義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斂焉

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孔氏曰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斂爲之廢一食澄曰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一不

食盞専為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凡斂者六人

孔氏曰凡者貴賤同也

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鄭氏曰袒者於事便也孔氏曰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事多故袒爲便遷尸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事少故襲

右記小斂大斂凡三節

小斂主人卽位于戸内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

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馮音憑袒音但說屯活切髦音毛髽側瓜切

孔氏曰此明人君大夫士小斂之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歸小斂主人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髦者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着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髦括髮以麻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括髮用麻士既小斂亦括髮但未說髦爾婦人髽亦用麻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與男子異處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

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呂氏曰婦人不徙男子襲絰先帶麻若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長樂黃氏曰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喪禮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又喪服斬衰章䟽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奉芳勇切

孔氏曰此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也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方氏曰夷之為

言移也亦以傷爲戒周官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辭也若知氣有升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氾芳劒切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孔氏曰此明小斂訖拜賓也君謂嗣君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

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內子士妻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不云命婦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內子亦然衆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此記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故士喪禮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以上皆皇氏說熊氏云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具義愈於

皇氏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切

鄭氏曰即位阼階下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孔氏曰主人拜賓時袒今拜畢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注云尊卑相變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者未小斂之前弔者裘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

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也加武者主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絰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絰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絰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亾冠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亾冠亦不作免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加武者不以居冠弔居冠屬武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斛水斗壺

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氏曰此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煑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氏曰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士卒斂即徹帷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氏曰賓出後乃除帷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以下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哭尸于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奔喪未小斂而至則在東方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避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

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人爲云僞切下同竟與境同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爾不敢當尊者禮也孔氏曰此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男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鄉

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理有不通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者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爾若如注說則爲

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右記小斂凡一節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鋪普吳切
又音敷

鄭氏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孔氏曰此明君大歛之節成服則著喪冠弁絰是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歛其小歛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旣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歛也商祝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歛上即歛處宰告者歛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歛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孔氏曰此明大夫斂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

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向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也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子不得升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此明士斂之節士卑君不視斂故君不在其餘鋪衣列位男

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孔氏曰此明孝子貴賤踊節澄曰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内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凴尸不當君所凡凴尸興必踊拘音俱又古侯切

鄭氏曰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凴謂扶持服膺也君於臣撫之至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凴之類必當心凴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凴同處也凡凴尸必坐興必踊悲哀之至孔氏曰此明撫尸凴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為貴臣以姪娣為貴妾死則為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凴之凴父母撫妻子並云凴通言偏士賤故凴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凴也凡凴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凴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

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按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言奉若

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斂凡一節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

加葢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

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禮之常小斂而往者爲之賜也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葢而至於臣之妻略也孔氏曰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世婦謂内命婦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葢之後而君至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孔氏曰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焉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

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
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
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
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迎不拜拜送者
拜迎則為君之答己孔氏曰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
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
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
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
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
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于孝子前告
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
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
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君來弔士與大
夫具禮不同大夫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
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入君可為此奠士卑不敢留
君待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君使人命反說奠士乃

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

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踴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踴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孔氏曰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

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道之君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賔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賔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賔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賔以喪用尊者拜賔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貲君

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殷奠告殯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鄭氏曰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復反也反其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復或為服孔氏曰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于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服其服首

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旣啓之後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應氏曰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眞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眞若子弟之失亡焉

右記弔臨凡一節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椑步歷切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内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孔氏曰天子四重之棺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水兕革棺共六寸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椑四寸所餘棺大棺八寸屬六寸爲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减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

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內而說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

士不綠鐕子南切

孔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鐕釘也雜金鐕者尚書云貢金三品黃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鐕不用牙金也士悉用玄亦用牛骨鐕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澄按定本近是葢裏棺兼用綠色無義䟽說分二色貼四面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君葢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葢用漆二衽二束士葢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衽小要也孔氏曰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爲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輙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鬊爪實于緑中士埋之鬊音舜

鄭氏曰緑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内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緑或爲簍孔氏曰緑即棺角士賤以物盛髮爪而埋之澄按古讀角盧谷切與緑同音同聲故誤用緑字簍魯口切

與角雖不同聲而亦同音也或謂綠即綠貼棺中四角之處故云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若依定本改綠爲琢則又不然矣且當從鄭注爲角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勅倫切欑才完切幬音道暨其器切

鄭氏曰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它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帷之鬼神尚幽暗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孔氏曰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蕞聚輴之四邉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輴內亦蕞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蕞木於塗上雖不題湊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大夫殯以幬謂棺衣幬覆之大夫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攢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攢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曁于棺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攢狹裁使塗不及棺爾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帷幬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

焉熬五羔切種章勇切腊音昔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

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黻音弗褚張呂切偽鄭注讀爲帷齊如字又才細切翣所甲切戴丁代切披彼義切綏讀爲緌揄音遙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爾偽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

答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緌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孔氏曰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者織竹爲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

帷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謂柳車上覆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己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為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甤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甤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瓜內之子以貜為分限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者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閒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

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降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黼翣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絞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爾翣降二黻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山陰陸氏曰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戴玉者必戴緌戴緌者不必戴玉

綏旐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

輴鄭注音輇巿專切下同王如字綍音弗比必利切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為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宫用功布則出宫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為率孔氏曰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輴國皆當為輇輇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諸侯綍有四條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綍四碑羽葆以鳥羽注

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大夫二綍二碑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士二綍無碑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畢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翣蓧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當云引而云綍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故鄭云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輴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輇明矣大夫朝廟用輴殯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得用軼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軼軸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稱君二綍二碑謂每一碑樹兩楹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鄭作窆咸鄭讀爲緘譁音華）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説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繫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緘孔氏曰此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説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紼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别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

人無得喧譁以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大夫畢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畢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繂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用紼去碑謂前後紼耳在旁之紼無碑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棺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盖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孔氏曰諸侯用松

心爲椁材大夫以柏爲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按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昌六切甒音武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孔氏曰此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柷如漆桶是諸侯棺椁所容也壺是漏水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澄曰此蓋言君之椁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

虞筐也士則升虞筐亦無

右記殯葬凡四節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側立切去起呂切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

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卽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孔氏曰此人君禮也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它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爲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敬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杖拄地卽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

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則大夫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朝如字爲云僞切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

同也孔氏曰此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為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記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孔氏曰此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

孔氏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外之位禮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説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言與去杖同不得輯也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既攢塗之後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鄭氏曰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當管切

鄭氏曰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也孔氏曰杖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它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汚

右記喪杖凡一節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食音嗣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此明君喪食之禮財謂穀也每日納所食之米朝唯一溢莫唯一溢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按律歷志合龠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曰溢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一百九十二兩

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絫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士賤病輕故疏食疏食麤也食飯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孔氏曰此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按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按檀弓主人主婦歠粥主

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鄭氏曰果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篹悉管切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孔氏曰此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

祥有醓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葢記者所聞之異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醓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

孔氏曰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閒傳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澄曰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

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樂音洛

孔氏曰此論大功喪食之節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比必利切

孔氏曰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緦并言之

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鄭氏曰義服恩輕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君也孔氏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

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羮有疾食肉飲酒爲其氣微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毁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音嗣下父之友食之皆同辟音避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顔色亦不可孔氏曰已有喪尊者賜食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顔色故辭而不飲

右記喪食凡一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甶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苫始占切枕之鴆切甶苦内切襢音善

鄭氏曰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孔氏曰此論君大夫士初遭喪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苫頭枕於甶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具廬袒露不帷障也

既葬拄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拄張主切楣音眉

鄭氏曰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既葬情殺故拄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

也既葬故大夫士得宫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適音的

孔氏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鄭氏曰於隱者爲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

既葬猶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此明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天子事猶不私言己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據無事之時此

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

鄭氏曰此權禮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則出爲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今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國君當亦弁經也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異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堊烏路烏

角二切

孔氏曰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己國家事也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士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

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黝於糾切禫大感切

方氏曰黝堊葢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孔氏曰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

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鄭注禫踰月定本禫作祥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按閒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云不復宿殯宮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

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期不同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内

此期不杖期也𢿘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内而已然蓋亦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夫家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鄭注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皇氏曰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歸也孔氏曰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其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曰公之喪大夫士者此君下之臣也知此公是有地之公士大夫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而歸故知非正君按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孔氏曰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爲之發喪至卒哭乃歸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孔氏曰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

右記喪次凡一節

禮記纂言卷十